

亚历山大大帝军渡活动述论

乔国良

(镇江师范专科学校 政法系, 江苏 镇江 212003)

摘要: 亚历山大大帝的军渡活动至今未见专门论述。笔者用大量实例介绍了亚历山大在战争中以武装泅渡、船渡、皮筏渡、舟桥渡等众多渡河方式克服江河障碍的概况。并发现亚历山大已通过军渡活动达成了维持战略目标、保障军队安全、维系战术机动、创造进攻态势、提供奇袭机会等一系列“军事原则”。

关键词: 亚历山大大帝; 希腊战争史; 军事渡河; 军事原则

中图分类号: K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03X(2001)04-0083-05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前356-前323)是世界公认的与汉尼拔、恺撒、拿破仑齐名的四大军事天才之一。古典作家们对其推崇备至,阿里安称其“是许多希腊战争大师中为首的人”,“不论在希腊还是在东方,还没有一个人有过这么多、这么惊人的业绩,在数量方面和伟大方面都是如此。”^{[1](P.28)}阿庇安则称“在他征服的成功和速度上,是光辉灿烂、广漠无垠和史无前例的。”^{[2](P.15)}面对这份庞大的古代军事学遗产,希冀通过一篇文章加以全面概括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文试图根据阿里安较为翔实的记载,以《亚历山大远征记》为主要史料,专门探讨亚历山大的军事征服与军渡活动的关系。由于该课题至今尚无人问津,因此难免带有初探的不成熟性,尚祈史学界和军事学界的专家们不吝指正。

一、军渡活动概况

军渡是指在战争状态下使己方军事人员和武器装备快速、安全地抵达江河、海峡彼岸的军事行为。军渡有两个不可或缺的主要特征:一是它的军事性,这是军渡与日常交通上的渡江渡河的区分之

处;二是它的“横渡”性,这就使军渡与一般意义上的军事远航截然不同。依其克服天然障碍的渡河方式划分,亚历山大的军渡可分为无器械的武装泅渡及有器械的船渡、皮筏渡和舟桥渡等多种形式。现分别介绍如下:

1. 武装泅渡

据体育史专家考证,“在希腊当时,已经有自由式等等,和最近三十年的姿势动作,大同小异,当时的游泳完全是裸体的。”^{[3](P.35)}亚历山大本人会游泳是确切无疑的。在小亚细亚塔萨斯,他就曾“跳进西德那斯河游泳。”^{[4](P.54)}但在军事行动中,由于要携带武器(长矛、盾牌)和装备(盔甲),仅仅会裸体的自由式游泳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掌握武装泅渡的本领。亚历山大能作武装泅渡。在印度时,“有一次,当他的马其顿人不愿向名叫奈萨的城堡进击时,因为在该城堡前有一条深深的河流,亚历山大在岸边停住,喊道:‘我多惨呀,上帝啊,难道我不会游泳吗?’他立即带着他的盾,勉力渡河。”^{[4](P.391)}其他士兵纷纷仿效,渡河后包围了这座城堡。亚历山大的部下还能作集体武装泅渡。

收稿日期: 2001-07-10

作者简介: 乔国良(1954-),男,江苏无锡人,镇江师范专科学校政法系讲师。

舰队司令尼阿卡斯在与土人作战时,“从部队中挑选了一批装备和武器都最轻、游泳也最好的战士,叫他们准备好,听到号令就游过去。……号令一下,这批人就从船上跳到水里,他们游得十分敏捷出色,然后在水里站成整整齐齐的队伍,形成方阵后,立即向战神高呼口号冲了上去;……光着半截身子的土人被马其顿人闪闪发光的盔甲和疾风暴雨般的冲击吓得目瞪口呆”,最后“都光着膀子溜之大吉。”^{[1](P.282)} 综上可知,武装泅渡一般仅适用于小股部队的短距离横渡。反之,则非得借助器械不可。

2 船渡

古希腊人是个善于航海的民族,尤以雅典人为翘楚。东征伊始,亚历山大手头握有一支混合舰队,其中有 20 艘被当作“抵押品”的雅典战舰。^{[5](P.75-76)[6](P.25)} 横渡赫勒斯滂海峡时,亚历山大“是用一百六十艘战船和一大批货船渡过海峡的。”^{[1](P.26)} 阿里安说东渡的“步兵有轻装部队和弓箭手,总共三万多;还有骑兵五千多。”^{[1](P.25)} 普鲁塔克说“有四万三千步兵,五千骑兵。”^{[4](P.26)} 不必纠缠于具体数字孰对孰错,则可以得出一个总的印象,这确实是一次规模宏大的军渡活动。然而,在亚历山大的一系列军渡活动中,使其最负盛名的是偷渡希达斯皮斯河。当时适逢夏季,水涨流急,“波拉斯在希达斯皮斯河彼岸集结了他全部兵力,决心阻止亚历山大过河”,亚历山大指派科那斯“把已在印度河渡口准备好的那些船只拆卸,运到希达斯皮斯河边去。科那斯依令把船只拆卸运去。……到达后再重新安装起来放到水里。于是这些船又在希达斯皮斯河上形成一支完整可观的舰队。”^{[1](P.167)} 亚历山大一方面让部队侦察徒涉场,“叫部队向不同方向移动,使波拉斯拿不定主意”,“船队也在河上朝不同的方向航行,……不给波拉斯任何喘息的机会,也不允许他选择一个最适宜的地点来防守和集中兵力。”^{[1](P.168)} 另一方面,在“距离他的大本营大约有一百五十斯台地”(约合 18 英里)的地方准备偷渡。“大部分事先拆卸的船只,包括三十桨大船在内,都已运到现场,并已秘密地重新安装好藏在树林里。”^{[1](P.170)} 亚历山大是“第一个下船登岸”的,随他渡河的兵力,据塔恩考证,共有一万步兵和五千骑兵。^{[7](P.192-193)} 正是这支偷渡过去的部队,赢得了希达斯皮斯会战的胜利。有人认为:“这次会战,若再与其渡河的行动加在一起,那么在古代战史中也可以列入最卓越的作战的分

类中了。”^{[5](P.156)} 难能可贵的是,亚历山大对操纵船只也很在行。横渡海峡时,他“亲自在旗舰上掌舵”。^{[1](P.26)} 在巴比伦训练水师时,他“在一只三排桨大船上亲自掌舵”。^{[1](P.282)}

3 皮筏渡

亚历山大曾多次在找不到船或船不够用,时间又不允许建造新船或征调船队的情况下,别出心裁地用军用帐篷制造皮筏渡过宽广湍急的大江大河。在东征前的北伐中,亚历山大“决定渡过伊斯特河(今多瑙河——引者)攻击定居在对岸的革太族。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看见革太族有一支很大的部队集结在对岸(大约有四千骑兵和一万多步兵),如果亚历山大过河,他们就要把他打退;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非到对岸去不可。于是他亲自过问船队的事,叫人把兽皮做的帐篷顶装上干草做成皮筏,还尽可能从乡间收罗了许多小船(独木舟,乡间到处都有……),他就利用这些工具把尽可能多的部队渡过河去。跟他过河的大约有一千五百骑兵和四千步兵。”^{[1](P.14)} 战史教官富勒将军评论道:“仅仅利用这些原始的工具,而能于一夜之间,将一千五百名骑兵和四千名步兵渡过多瑙河,那在今天都应该算是一个惊人的奇迹。”^{[5](P.194)} 东征途经中亚奥克斯斯河(今阿姆河),“亚历山大试图过河,但是无处有可能渡过去。因为这条河有六斯台地宽,又特别深,跟宽度不成比例。河底是沙土,水流又很急。在河底打桩打不牢固,水流很容易就把它们冲走,根本站不住。而且,附近又缺少木材。很明显,如果从远处把足够搭桥的木材运来,一定会耽误很多时间。于是他就让部队把盖帐篷用的兽皮集中起来,装上最干的谷糠,密密地缝起来做成不透水的皮筏。这些皮筏做成后,只用了五天的时间就顺利地把部队渡过河去。”^{[1](P.117)} 在中亚塔内河(今锡尔河),西徐亚部队隔河“大声冷嘲热讽,污辱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听了非常恼火,打算过河攻打他们,并已下令部队制造兽皮筏子准备强渡。……当渡河用的皮筏都已准备就绪,部队也一队队开到了河边,摆好阵势,……立即下令吹进军号,亲自带头开始强渡,全军立即跟着渡河。”^{[1](P.123-124)} 在希达斯皮斯河,亚历山大的诱敌部队所乘坐的除船外,还有“塞上谷壳”的皮筏;^{[1](P.168)} 偷渡部队“到达后,还趁黑夜把早已运到的皮筏装上谷壳,仔细缝好”,而后骑兵乘皮筏,步兵乘船渡河去。^{[1](P.170)} 在印度阿

塞西尼斯河，“亚历山大率领部队乘坐船和皮筏渡过这条河”，阿里安甚至援引托勒密的话说，“河宽有十五斯台地。他说乘皮筏过河的比较容易过去。但坐船的可不同，有好几只船碰在大石头上撞沉，不少人葬身于急流。”^{[1](P.179-180)} 这似乎在暗示我们，皮筏渡是很安全的。

4. 舟桥渡

“遇水架桥”是常识。一般来说，在有辐重队随行的情况下，亚历山大总是试图造桥来达到安全渡河的目的。例如，在幼发拉底河上，他就在渡河地点萨普萨卡斯造了两座桥。^{[1](P.89-90)} 在进军波斯波利斯时，他“在去波斯必经的那条河上架桥。”^{[1](P.108)} 它们都是用桥桩承载桥面重量的普通桥梁。然而，面对河面很宽、河床很深、水流很急的印度河，用普通造桥法根本无济于事，如何建造一座连接两岸的新桥，以便保证全军迅速、安全地渡过，需要特别的智慧。尽管亚历山大究竟是用什么方法造起这座桥的史实已湮没无闻，阿里安所依据的亚历山大的两大部将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拉斯也未留下明确记载，但阿里安依然认为，“较大的可能是用许多船搭的浮桥。”^{[1](P.169)} 他的理由如次：一是“因为河水太深，不可能修建普通的桥梁”；二是“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巨大的工程也是不可能的”；三是有过类似的历史先例，“象薛西斯在赫勒斯滂海峡上和大流士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伊斯特河上所做的那样”。^{[1](P.165-166)} 笔者还想在阿里安的基础上再举若干“内证”来支持“舟桥说”。一是刚进入印度境内，就命令赫菲斯提昂朝印度河方向前进，“到印度河之后，要把渡河用的东西准备好”，^{[1](P.147)} 这就给了赫菲斯提昂充裕的造船时间。二是“亚历山大到达印度河时，发现赫菲斯提昂在河上架的桥已经完成，还造了许多小船，另有两艘三十桨大船。”^{[1](P.161)} 这显然是造桥后多余的船只。三是前面已提及的派人“把已在印度河渡口准备好的那些船只拆卸，运到希达斯皮斯河边去。”由偷渡时亚历山大亲自坐“一艘三十桨大船”，“部队则乘坐另一些三十桨大船”^{[1](P.171)} 的情形看，显然不止“两艘三十桨大船”，而是有许多艘三十桨大船，这只能是临时拆印度河渡口的舟桥所得。综上所述可知，亚历山大确实是用造舟桥的方法渡过印度河的。

二、军渡活动评价

军渡活动古已有之。可以说人类自从“发明”

了战争，也就发明了军渡的各种方式。但综观历史，象亚历山大这样如此频繁、娴熟地运用各种方式达成军渡目的的，仍无出其右。毋庸讳言，军渡活动仍将存之。只要这个世界蕴含着战争危险，那么各国军事院校中的军事渡河专业和军事序列中的工程兵部队也就不会撤消。因此，研究亚历山大的军渡活动，不仅有恢复历史真相的史学意义，而且有借鉴历史经验的现实意义。

1. 军渡与目标原则

目标原则（或目标维持原则）是一系列“军事原则”的第一要义。诚如富勒将军所指出的，“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之点，那就是亚历山大的一切战术行动，都是毫无例外的向其每个战役的战略目标，具有臣属的关系。”^{[5](P.257)} 把这句话移过来评价亚历山大的军渡活动，也是恰如其分的。亚历山大之所以横渡伊斯特河，并不是为了表现“他自己有多么大的才能”，“成为第二个越过多瑙河入侵斯基提亚地方的大君主”，^{[8](P.300)} 而是为了达成多瑙河战役的战略目标：毁灭革太人犯边的企图，救平北疆，扫除东征的后顾之忧。事实上，亚历山大也确实达成了目标，革太人“把妇孺驮在马屁股上，离开这条河到遥远的荒凉的地方去了”；“伊斯特河沿岸其他自治部族派大员前来谒见亚历山大；特利巴利国王西马斯以及定居在爱奥尼亚海湾地区的凯尔特人也都有特使到来……表示了要和亚历山大修好的愿望。”^{[1](P.15)} 此后，终亚历山大一生，北疆一直相安无事。与此相类似的是横渡塔内河打击西徐亚人。这支西徐亚人部队原本打算趁斯皮塔米尼斯造反之机，“一旦事情闹大，成为重要的起义，他们就参加进去，一起攻打马其顿人。”^{[1](P.123)} 亚历山大为了确保帝国东北疆界稳定的战略目标，毅然不顾渡河献祭征兆不吉的宗教束缚，渡河打败了西徐亚人。“不久之后，西徐亚国王派代表来见亚历山大，对已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国王本人还是愿意承担责任，亚历山大要他怎么办他就怎么办。”^{[1](P.125)} 此后，除少数西徐亚溃军投奔斯皮塔米尼斯继续与亚历山大作对外，再无大股西徐亚部队扰边了。由以上两例不难看出，亚历山大的军渡活动，确实是实现其战略目标的一种重要手段。

2. 军渡与安全原则

亚历山大最大的一次军渡活动——横渡赫勒斯滂海峡，是在波斯人“对亚历山大的准备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公开进行的，^{[9](P.49)} 而且没有遇到占压倒

优势的波斯海军的任何骚扰。尽管“波斯海军这种奇怪的不出战现象至今没有得到解释。……任何一种通常的说法都没有突破毫无资料根据的假设阶段”，^{[9](P.49)}但我们依然有理由相信，亚历山大是在充分试探波斯海军无反应后，确信渡海安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大举东渡的。安全原则也体现在皮筏制造技术上。历史学家罗宾逊曾两次提到亚历山大令部下用谷壳或稻草“把帐篷皮革揉软”以制造皮筏。^{[6](P.86-87)}这完全是曲解。色诺芬早就描述过在小居鲁士手下服役的希腊雇佣兵制造皮筏之事：“他们用帐篷的皮张装满干草，然后把两边缝合起来，使水不湿草。乘这些草袋，他们渡河……”^{[10](P.18)}亚历山大肯定读过《长征记》，^{[1](P.58)}因此，他的制造皮筏方法才会如此一致。显然，无论是用干草还是用谷糠、谷壳，不是为了“揉软”皮革，而是为了增加皮筏的浮力，使之更安全。安全原则还体现在造桥过程中。在萨普萨卡斯，波斯将领马扎亚斯率三千骑兵守河，当亚历山大所率大军尚未抵达时，“马其顿部队从河这边开始修的桥不能一直修到对岸，怕马扎亚斯的部队从桥那头冲过来。”^{[1](P.89)}大军一到，敌人逃跑，“两座桥立即飞架河上。”^{[1](P.90)}综上可知，亚历山大的军渡活动决不是莽撞举动，而是采用了一系列安全措施，使敌人无法对他进行奇袭或干扰。

3. 军渡与机动原则

有评论说，“除了拿破仑以外，可能没有第二位将军能够赶得上亚历山大，如此充分地了解机动在战争中的价值。”^{[5](P.260)}为了维护一支数量庞大的野战部队的机动性，使其不受山川地形所阻，通常必须配置专门的工程兵部队以提供技术支持。但是，由于亚历山大征战的特殊性，他不可能从有限总兵力中拿出一部分兵力组建工程兵部队，因此，如何渡河就只能依赖野战部队自行解决。亚历山大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以皮筏渡为例，军用帐篷是部队宿营的必需品，数广量大，干草、谷壳也都随处可见，靠着这些最基本的材料，亚历山大最大限度地保持了部队的机动。当柏萨斯弑君后“用一些船把部队运过奥克斯河。过河后把船都烧毁”，^{[1](P.116)}亚历山大却能以皮筏为渡，迅速跟踪追击。亚历山大的船只拆卸运输技术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希腊人原本不懂这种技术，亚历山大是如何学会的，也无从考证。在希达斯皮斯河战役中，亚历山大给科那斯的指令是“把船只拆卸运去。较小

的船拆成两段，那些三十桨大船截成三节，然后装在大车上运到希达斯皮斯河岸。”^{[1](P.167)}后来在偷渡点的那些船只也都是从公开的渡河大本营秘密拆卸运去的。另外，据阿里安记载，亚历山大东征结束后，曾用此法从腓尼基拆卸装车运船一次就达五十艘左右。^{[1](P.248)}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军渡活动，才确切保障了亚历山大远征军的机动性。

4. 军渡与进攻原则

几乎所有的名将都崇尚进攻原则。“用攻势行动要比守势行动更易于发挥主动精神；它不仅使一位将军能够发展其计划，选定其攻击点，并奇袭其对方，而且也更能刺激其部队的精神。”^{[5](P.261)}亚历山大的四大会战皆是主动进攻的范例，本文只谈与军渡有关的希达斯皮斯河会战。波拉斯拥有骑兵四千人、步兵三万人、战车三百辆、战象二百头，几乎封锁了所有涉渡场。亚历山大明白，必须要有足够的骑兵对付波拉斯的骑兵和步兵，还要有方阵步兵对付战车和战象。但由于马匹惧怕战象，甚至老远看到战象就会吓得跳进河里而不敢站在皮筏上，因此，“那一带河道是不可能渡过去的”。^{[1](P.168)}但他仍然选择了进攻原则。通过一次卓越的偷渡，他撕毁了波拉斯精心布置的河防，逼迫其进行会战，并将其打败。亚历山大的这次军渡活动，为汉尼拔在公元前218年渡过罗纳河提供了范例。^{[5](P.161)[1](P.26-28)}军渡的进攻原则更加体现在强渡上。在塔内河，亚历山大把弹射机当作野战炮来使用，以“炮击配备”^{[8](P.374)}迫使西徐亚人“从河岸稍稍后退”，而后亲自带头乘筏强渡。弓箭手和投石手首先登岸，“向西徐亚人射箭投石，阻止他们接近正在登岸的步兵方阵”。待全军过河后，立即发起总攻，并尽可能远地追击敌人。^{[1](P.124)}由此看来，无论是偷渡还是强渡，都是进攻原则的具体体现。

5. 军渡与奇袭原则

奇袭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基础。亚历山大仰仗军渡，常常能以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方式、时间、地点，给敌人以打击。亚历山大以皮筏、小船夜渡多瑙河，令犹太人震惊不已，“如此大胆的突然袭击弄得他们异常震惊。他们万没想到，在一夜之间，甚至连桥都不用搭，他就渡过了最大的河流伊斯特河；而且方阵坚强可怕，骑兵冲杀凶猛。”^{[1](P.15)}受此打击，犹太人只好远遁。在希达斯皮斯河会战中，亚历山大制定的战略计划也是建立在奇袭基础

上的。他诱使波拉斯把注意力放在对着亚历山大大本营的方向上，却用一个迂回运动偷渡过河，使波拉斯受到奇袭。在争夺波斯波利斯金库的行动中，亚历山大自己率部攻打波斯关口，同时派人在去波斯波利斯必经的阿拉克西斯河上架桥，攻下关口后，他“率部全速奔向河边，看见桥已搭好，全军很容易地过了桥。随即全速冲向波斯城。”^{[1] (P.104)} 他使驻军受到了奇袭，夺得了金库。在奈萨，由于他的奇袭，使该城不战而降。^{[4] (P.391)} 可以说，军渡给兵力并不充裕的亚历山大大多次创造了对敌人进行奇袭的机会。

从克劳塞维茨开始，军事理论家们纷纷以分析历史战例为依据，试图借助历史经验总结出战争中克敌制胜的基本“军事原则”。毫无疑问，亚历山大的许多战例皆可入选成功战例之列，向现代军事指挥人员提供巨大的历史智慧。由于论文篇幅和笔者学力的限制，本文仅仅考察、评价了亚历山大战争的一个方面——军渡活动，这是远远不够的。倘若我国历史学界和军事学界能对如亚历山大这般杰出的一大批“战争大师”的各项军事活动逐一作出系统性的研究成果，那么，我们不仅能获取评价历史上各类战争成败得失的标准，而且能找到指导未来战争的各项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 [1]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 [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2] 阿庇安·罗马史: 上卷 [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3] 程登科·世界体育史纲要 [M] . 上海: 上海书店, 1989.
- [4] Engl. tran. by Perrin, B. Plutarch's Lives: vol. V II [M] .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 [5] 富勒·亚历山大新传 [M] . 台北: 军事译粹社, 1961.
- [6] 小查尔斯·亚历山大·罗宾逊·亚历山大大帝 [M]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8.
- [7] Tam, W.W. Alexander the Great: vol. II [M]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8] 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9] 皮埃尔·布里昂·亚历山大大帝 [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10] 色诺芬·长征记 [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11] 特·内·杜普伊·汉尼拔 [M] .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8.

Narration and Comment on Military River Crossing Conducted by Alexander the Great

QIAO Guo-lia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 Zhenjiang Teachers College, Zhenjiang 212003, China)

Abstract: Up till now, there is no special written comment on military river crossing conducted by Alexander the Great. With a great number of examples, the author gives an account of how Alexander overcame obstacles of crossing rivers by means of swimming across fully armed, boat crossing, skin raft crossing, bridge of boats crossing during the wars. Alexander reached a series of “military principles” such as maintaining strategic objective target, assuring military security, retaining flexible tactics, creating attacking state, providing an opportunity to raid and so on.

Key words: Alexander the Great; history of Greek warfare; military river crossing; military principle